

官板

中外新報

千八百五十九年  
咸豐九年三月

18
193
3



門 18  
號 193  
卷 3

3

中外新報第二卷第一號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三月十一日刊

浙甯 應思理 撰

甯波

聞鄞縣南鄉有顧宏慶者以奉邑南山龍山石假作缸沙  
缸錢載至蘇州出賣每斤得錢三四十文以致富積十萬  
餘金併家養積賊廣竊遠近殷戶勒錢取贖黑夜肆搶帶  
有鎗炮村人不敢追趕號稱南王舊號江西碎碗言利害  
也伊弟顧宏康以武生出身與現任張知府小爺結為兄  
弟連結府縣幕友出入府縣內署宏慶宏康兄弟均戴水  
晶頂帶地方恨之如仇畏之似虎近來與十六圖殷戶併

中外新報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昭和十五年  
五月十一日  
購求

前任四川峨眉縣知縣陳份藩等、于姜山立從義局、廣招遠近積賊、併台匪廣匪近地匪徒、內藏巨炮百餘位、烏鎗不計其數、名為團練、實係搶劫大王、離局數十里之間、均被魚肉、凡殷戶有錢之家、稍不遂意、即擒縛吊打、勒索百十千、至數千貫之多、一經觸怒、性命莫保、局中有脚拷手拷、牢監、併有掛壁拷、將人拷在壁上、日夜呼號、其擒勒之事、愈出愈奇、指不勝屈、地方不敢告官、官亦莫之知也、中華船隻多有腐朽、江邊予見而疑之、以為其板雖朽、尚可拆賣、以為民間器用、奚為任其腐朽、至此詢之、人人曰、此戰艦也、非民間所得賣、板雖朽、尚有修費、可領以充衙

役私囊、倘有無知小民、竊取其板者、必執而置之、法予聞言之下、不勝驚駭、竊思一物之微、欺上如此、而又陷民于罪、不啻魚網之設、則他事之誤國殃民、可勝言哉、

杭府麟賢聲頗著、今新任甯紹台道、我等俱望其廉以持己、公以治人、無負朝廷、無負人望、為幸多矣、

餘姚

餘邑第泗門謝姓、家豪富、年前例應大捐、官欲捐伊數千、謝姓僅許數百、官亦無如之何、適逢歲歉、遂示諭貧民、向謝姓乞賑、謝姓未許、貧民因而搶奪、謝姓屢次呈控、縣官置之罔聞、遂出錢僱勇、私設刑具、前年八月間、謝姓

有小主年甫廿六跨馬遊行適逢鄉民秋報迎賽有龍盤滾小主恐驚其馬叱令停盤無如持龍盤滾者不下二十餘人驟不能止以致馬驚人墜小主因懷恨而歸移時會至伊家遂率令家眾以圖報復鄉人被兇毆傷者甚多時盤龍賽會者共十七廟群起圖報蜂擁而前而謝姓住屋在于懸汀四面環河有橋兩條見人眾擁來拔去一橋使僅容一橋而進第泗門本係市鎮店舖皆閉內伏謝姓鄉勇迨人眾過街舖內伏勇齊出擄死百數人鄉人自是日與謝姓攻打原其起事之由實因謝姓私設官刑而走馬毆會之仇猶其小也人謂餘邑鬧租之事起于謝姓其實

鬧租案內傷人不多

餘邑上等之田每畝收穀三百斤早六晚四山蕩塗田各照等差議收穀觔前年早禾欠收城中有富戶李敷書約有田六七百畝素行克惡未肯因歲歉缺租又有大富史姓者兄弟三人約共有田萬畝亦素刻薄不肯讓租以致農民滋鬧強行立碑縣堂以欠收之年准七折解付業主至晚稻時收割甚豐業主不肯允收七折互控爭鬪以致貧民聚黨把持縣差捉拿佃人克首王春生是人本係童生因見農人吃虧故為農人主謀而眾人見被拿去遂聚眾入城以為王春生必在監中勒令禁卒大開監門放出

囚犯及犯人逸出大半並不見有王春生時縣令情急投水二次俱被眾民救出現聞其事尚未結案二月十八十九等日聞有鄉勇與鄉民在梁衝攻打

餘邑滋事為首者王春生而外又有倪省三姜麟培及不識姓名多人正月初十外餘鄞邑渡母橋地方差獲姜麟培票送鄞縣寄押續又在鄞城內拿獲二名俱寄押鄞縣

上海

英大欽差埃及二兄弟現自倫敦英國京城至上海奉命將至北京駐劄外此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東鎮江牛漳登州沙島各處領事皆已分發停當甯波前任領事定分發牛

漳現任領事星分發鎮江繼此為甯地領事者則哈爾維埃及耳現居廣東意將至滬偕其兄弟同上北京一面使兵船暫行俟候且待北京衙署建立後再行飭回意蓋防中國有變計也

廣東

英佛二國據守廣東省城前月間聞鄉人糾集義勇意圖攻擊英人一千名佛人一百五十名遂出城四鄉巡查並不見有一義勇所到之處人民約俱和好食物等件隨路皆可買之且有為之作夫者或負或擔英人皆給以工錢九十六村經行殆遍然皆安堵如常後遂率眾回入城中

又廣省城外洋行前被廣人焚燒今皆一一起造

鄞縣公案

夏永福者居住長錫家稱富有十二月二十日被匪徒擄  
搶將其父擒去勒贖于廿六日呈求提釋

舊十二月廿九日橫街頭陳溶報槍

舊十二月十五日鄭師融控伊店夥莊培椿虛收虛付莊  
誘其弊出于司帳李英祥于是縣主諭將李英祥管押追  
繳其錢于二十日有鄭煊為之理明呈息保釋

十二月十三日走馬塘陳子揚呈請出示諭禁花會准給  
示

正月內道署朱竊三次初失椅披三塊繼失紫羔馬掛一  
件又隔數日失銀水烟袋一支

二月十三夕會敷寺跟王煥家被搶報失贓約萬數旋十  
六日獲得槍犯三名二係閩人一係台人

正月初七日西門南伙店主王采南路過西門外大街忽  
遇潮州人手持瓦罐而來偶然相撞以致罐墮于地而碎  
罐內不知盛有何物約如膠漆之類潮人謊稱為鴉片烟  
膏扭住采南詐其贖錢十餘千采南偽許之着其跟至店  
中以取贖錢後至熟識地方喊集眾人將潮人拿住扭送  
縣主汪公將潮人辦立立桶之罪潮人力大至次日將立

桶擠脫縣主遂將二名潮人押入翼房不與再立或云縣主格外施仁或云刑具被其擠壞罪無再辦之意二說未知孰是

應陳氏之子應錫如少年蕩子也在章橋阿四名娼婦家調戲伊妓小蓮並在其家輸錢八九百千母探知之身至章橋阿四家而阿四及娼小蓮與其子錫如均避匿不見僅獲得阿四家十四歲使女金鳳而歸冀章橋阿四來說得少吐其子錫如化廢之錢詎料章橋阿四竟控應陳氏率黨搶其使女並報失贓百餘千應陳氏只得將所獲來使女金鳳送縣汪主訊問據金鳳供稱章橋阿四實係屬娼

家應錫如與小蓮宿娼及賭輸等情俱係屬實汪主並問金鳳爾係誰家之女金鳳供稱係小墻街李姓之女父母雙亡為伊伯母領養伯母將伊賣與民家為婢輾轉遞賣竟被賣至娼家汪主立即提章橋阿四追出金鳳賣身文契當堂塗銷飭差查傳金鳳叔父當堂交與領回保其貞潔章橋阿四哀求斷還金鳳賣身原價汪主怒言爾如欲得金鳳身價本縣立將爾錢樹小蓮當堂發賣並將爾亦招官媒認賣將汝二人身價並罰入官阿四因此大懼哀求免賣情愿不要金鳳身價汪主判有親筆堂諭其詞頗佳大有敦化之風

郭允恭者西鄉白象橋之富戶也垂髫時嘗與石匠何賢中等擲骰郭輸錢數萬然非認真賭博不過空作嬉戲而已後郭父輩俱故允恭弱冠當家詎料年前賢中因在別處打押花會輸錢被人討逼忽憶十數年前曾與郭允恭賭博贏錢甚巨遂僱廣勇多名同至郭姓索討賭錢允恭懼其愆執挽中願還一二百千以了其事而賢中心肺頓漲加之廣勇煽惑遂群豔其財勒索允恭欲其還錢萬餘允恭無奈只得控其勒索差提到案縣主將何賢中杖責管押

朱汝金者湖田鄉朱衣人也合開阜南錢莊好結納鄉紳

出入公門舊歲三四月間長毛將近甯國謠言紛起之時朱欲團練圖名遂自出其意呈明改憲僱勇數百名日給工食若干其資費議在湖田內每畝捐資一百五十文以作保衛後需費已及千貫遂向各戶而捐有置湖田較多之業主不允朱遂赴揚府控告一面向各業主克索舊十二月廿四日業主遣抱呈在新道麟處攬輿呈告因甯紹台道上在道憲嘗即押發甯府斷令業主照數捐出但此舉朱之因公漁利當亦甚薄亦何樂而為此耶

舊十月間大嵩營移送汰革兵丁盧尚誠因其與湖匪致史為伍也據李汪前後二縣主訊鞠俱無實據但盧係



鎮邑籍貫十二月廿五日汪縣主訊令遞解原籍盧恐解至鎮邑又須取保轉折遂免人向承差說明情願出錢若干私令在鄞取保內有一差因不利未沾高頭竟入內告知門上門上稟知縣主遂着人趕傳盧尚誠重行到案交差遞解盧無奈只得出錢復行取保噫衙役之貪利甚矣

民數

地球中大半為水小半為地地分四大洲一曰亞西亞一曰亞美利加一曰阿非利加一曰歐羅巴又有海中諸島島中亦有無數居民中國在亞西亞中英吉利在歐羅巴中花旗在亞美利加中中國地不甚大而人則甚多約有

三萬五千萬之數外此不拘何國統計之約有六萬五千萬人就人類而細分之釋教道教以及拜偶像者約有六萬萬人回教約有一萬二千萬人西教約有一萬三千五百萬人洋教約有一萬四千萬人

夫婦說

天生男女似屬參差不齊然一家而生數男者必有一家而生數女故總計之數常相埒此蓋天造人之意一男必配一女自有天然之佳耦也自中華有買妾之例甚至一人而兼數妻者豈知于已多一妻即于人少一妻則與奪人之婦姦人之妻者何異所以妾之子名曰庶子庶者衆

也明乎衆人之子為己子而非可與嫡子例也予聞金華人不惟多娶妻妾且有溺女之風以致男多女少故百人中無室者約有三十人夫人而無室則出入無所檢束其不至為非作惡者幾何俗語云游頭光棍此其意也尤可怪者土耳其國有一人娶妻多至數十者惟視財之多寡財多則妻多財少則妻少無財者則有終身而不能娶妻故其國多鰥夫疴瘵疾病無人扶持有死墮溝壑而莫之顧者噫甚矣

造紙法

書契之具端賴乎紙昔時外國未創其制天竺人以黃楊

葉牛羊皮代之或刻以石碑鏤以鉛板後有穎悟者以竹造紙較勝於葉後又以棉花棉布造之較勝于竹後又以麻造之較棉花棉布為尤勝今英吉利花旗皆以棉布麻布造紙其造之之法用機器先碎其布後以木輪研末盛之以缸調之以水碎布雖有雜色然有藥熬之使白迨研之如牛乳之油復加以白礬與水使之如漿于缸底鑿孔使漿流出外盛以輪輪裹以布漿在布上水必灑于布下而布上之漿即成為紙當紙初成時其體甚濕復傳至別輪一輪一輪輾轉傳遞迨傳之最後一輪而紙燥矣然後以刀截其長短濶狹大凡造紙之物不一惟用棉麻為最



